诸葛茶走在通往镇上的路上，脑袋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学堂的事儿，却丝毫没把这件事当成多大的压力。他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，手随意地掂量着从学堂后面挖出来的石头子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。

“哎，走到这儿，快能闻到镇上那股子烧饼香了！”诸葛茶肚子有点饿了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脚步轻快地朝着镇子方向走去。他虽然要去找那位大户少爷借点钱来撑学堂，但他心里也没多少紧张。反正都是老朋友，开个口没啥大不了的。

镇子比煤石沟热闹得多，尤其是集市上，吵吵嚷嚷的，卖水果的、卖小吃的、还有耍杂技的，全都挤在一起。诸葛茶嘴角扬起了笑，眯着眼睛像只进了菜园的狐狸，四下张望。

“镇子还是这般热闹啊，没啥大变化。”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游走。

忽然间，一道沙哑的声音从他耳边传来：“小兄弟，走路可要当心啊，命运有时捉弄人。”

诸葛茶被这突如其来的话打断了思路，皱了皱眉头，寻着声音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披灰白道袍的老道士站在一个小摊前，手中拂尘轻摇，正盯着他。

“嘿，你这道士神神叨叨的，跟我说啥命运？我诸葛茶命好得很！”诸葛茶哈哈一笑，没太把道士的话放在心上。

道士眼神深邃，没被他的话逗乐，反而缓缓说道：“你这命啊，可不一般。脑后有反骨，日后必成大患。”

这话让诸葛茶停住了脚步。他眯起眼，嘴角依旧带着笑，但眼神却多了一丝好奇：“反骨？你这话倒有意思。你可知道，我这人天生不信这些虚无缥缈的玩意儿。”

道士淡然一笑，丝毫不被他的轻佻态度打扰，继续道：“反骨之人，生来不顺，命途多舛，终有一天会与这天地背道而驰。你虽看似无忧无虑，但天道难容，迟早会卷入大事中，连带着身边人一同陷入灾祸。”

诸葛茶听到这里，笑得更大声了，眉毛一挑，神情依旧轻松：“哟，这话可够重的！道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人了？我诸葛茶是个天生的乐天派，啥灾祸能拦得住我？”

道士摇了摇头，继续说道：“世间大道，常人难知。你日后若遇选择之时，莫要轻视。否则……怕是应了这反骨的命数。”

诸葛茶挠了挠头，似懂非懂，却依然嬉皮笑脸：“你这话说得跟谜语似的，我可不是啥大人物。要说反骨，我倒是挺佩服这词儿，听着挺有种。”他挥了挥手，哈哈大笑着准备离开，“道长，不管我啥命数，反正天大的事儿也吓不住我，走一步算一步！”

道士静静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：“果然是反骨之人，心中无惧，也罢……”

诸葛茶边走边回头瞅了几眼道士，见他依然站在原地，便耸了耸肩，嘀咕道：“这老道士可真有意思，说得跟我是什么天命大英雄似的。哼，管他呢，我还是先找少爷借点银子去。”

集市的喧嚣声又一次把诸葛茶包围，他那心中的一丝不安很快被掩埋在吆喝声中。他依旧乐呵呵地哼着曲子，心想着等会儿借了钱，要不要顺道买个烧饼解解馋。

诸葛茶从道士的摊前离开后，很快把那番“反骨之人”的话抛到了脑后。走在热闹的集市上，四处飘散着烧饼、糖葫芦、油炸小吃的香味，令他一阵阵垂涎。肚子早就咕咕叫个不停，他摸了摸口袋，发现里面没剩几个铜板。

“嘿，借钱的事儿不急，先填饱肚子！”诸葛茶笑着自言自语，眼睛一扫，看到不远处一个卖烧饼的小摊。他脚下生风，三两步就蹿到了摊前。

“老伯，来俩烧饼，先记账！等我借了钱回来，立马还你！”诸葛茶一边说，一边拍了拍空荡荡的腰包，脸上笑得灿烂。

卖烧饼的老伯已经习惯了诸葛茶这副模样，撇了撇嘴，哼了一声：“你小子，净会赖账。上次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，今儿又想记账？”

“哎呀，老伯，你放心！我这次准能成事。等拿了钱，别说两烧饼，十个八个我都包了！”诸葛茶笑嘻嘻地讨好道。

老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还是递给了他俩热乎乎的烧饼。诸葛茶接过来就大口咬了下去，嘴里满是酥脆香软的滋味。吃得正香，他忽然想起正事，连忙匆匆咽下最后一口，拍了拍肚子，继续往镇子里那大户人家的府邸走去。

那大户人家姓刘，是镇上最大的地主之一，家中财力雄厚，子弟众多。诸葛茶这次打算找的，正是刘家的少爷刘恒。刘恒曾经被父亲送到煤石沟“磨炼”，因此与诸葛茶结下了一段不浅的交情。虽然刘恒现在已经回到镇上，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诸葛茶觉得，这种交情可不容易散去，借点银两撑学堂的事儿，应该不成问题。

到了刘府门前，诸葛茶习惯性地抬手敲了敲门。没等多久，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露出一个家丁的脸。

“哟，是诸葛兄弟啊！怎么有空上镇子来了？”那家丁认出诸葛茶，客气地笑着打了声招呼。

“嘿，兄弟，找你家少爷有点事儿。今日能不能通融一见？”诸葛茶笑嘻嘻地说道，语气里一点也不见外。

家丁迟疑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：“诸葛兄弟稍等，我去通禀少爷。”

没过一会儿，刘恒果然出来了，依旧是那副精致华丽的衣裳，手中摇着一把折扇，眉眼里带着几分熟悉的玩世不恭。

“哟！这不是诸葛兄弟嘛！怎么，今天来镇上寻我，可是有啥急事？”刘恒大笑着迎了上来，似乎对诸葛茶的到来十分高兴。

诸葛茶见状，心里更是放松，挠了挠头，半真半假地说道：“刘兄，我可是带着天大的事儿来找你帮忙！”

刘恒哈哈一笑，折扇轻摇，调侃道：“天大的事儿？莫不是学堂那边又有什么闹腾的事儿吧？”

“正是！”诸葛茶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说道，“先生走了，青云一个人撑着学堂，但现在学生走了大半，学堂快支撑不下去了。我想着你我交情不浅，能不能借点银子帮我渡过这个难关？”

刘恒听完，收起了折扇，眉头轻轻皱了皱。虽然他与诸葛茶关系不错，但涉及借钱这种事，他也不得不谨慎些。

“茶兄，你我情谊自是不必说。不过这借钱之事，我倒要问一句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光是借钱救急，总不是长久之计吧？”

诸葛茶知道刘恒说的在理，心里也早有打算。他爽快地答道：“我明白，这钱只是应急的。我跟青云商量过了，学堂是不能散的，咱们得想办法从别处找点出路。但眼下情况紧急，暂且先借点银子稳住，等缓过这阵子，定还你个利落。”

刘恒听完，眼神闪过一丝赞许。他知道诸葛茶虽吊儿郎当，但人品不坏，心地善良。加上这次他是真的遇到难处，刘恒倒也不好推辞。

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借你这一回。”刘恒笑道，“不过，这银子借了，你可得给我找个乐子。整日听这些事儿，我这脑袋都快炸了。”

“嘿！刘兄放心，我可是最会找乐子的人！”诸葛茶哈哈一笑，心里松了口气。

两人一拍即合，刘恒回屋取了些银两，递给了诸葛茶。诸葛茶接过银子，郑重地道了谢，心想学堂这回总算能撑过这一劫了。

“好了，兄弟，钱有了，咱们该庆祝庆祝！”刘恒笑着说，拉住诸葛茶的胳膊，准备带他去镇上喝两杯。

诸葛茶摆摆手，笑道：“刘兄，这回可不行，我还有正事在身呢。等学堂的事儿稳妥了，再来找你喝个痛快！”

刘恒见他执意如此，便也不再强求，只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那好，等你把事儿办妥了，别忘了找我。咱兄弟喝一场！”

诸葛茶笑着点头，拱手告别，转身大步朝集市外走去。走在路上，他心情大好，哼着曲子，感觉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，刚一转过集市口，那道士的话又在他脑海中隐隐浮现。

“反骨……日后成大患？哼，老道士可真是胡说八道。”诸葛茶轻笑着摇摇头，继续迈步向前，嘴里依旧哼着那轻快的小调。